

百折千回的黄河，在阿坝大地上留下了诗意的“第一湾”。透过这篇百年前的首次翻译为汉语的考察记，可以发现若尔盖草原的生态以及演变，更凸显了保护黄河湿地的重要性。

# 1907年四川的黄河湾

□[德] 艾伯特·达菲尔

8月28日，在距离黄胜关边墙96公里的地方，我们见到了第一个定居在当地的人。我们到了一处牧民的营地班佑。在热曲河岸两侧，密集分布着230个黑色的帐篷，河岸两侧都有浅滩。这个营地坐落于海拔3565米的地方。河谷在这里出现了一片宽达2000米的平原，河水在这里冲刷下切，深度可达5米。蛇曲缠绕的河流两旁生长着大量的植物。四周都是400米高、满是草地的山，几乎呈东西走向，由砂岩层构成。

8月29日中午，我们在班佑煮了茶。热曲河谷在那里有几千米宽，也没有树木生长。这处宽阔的河段是由石灰岩和砂岩碎块构成的基底，显得光亮秃秃。距离热曲蜿蜒曲折的河道不远处，居民们用冷杉属的树木和金钟柏建造了房屋，他们每年的11月中旬到次年5月都居住在这里。这些房屋相互之间修建得都十分紧凑，只有两条带有大门的通道通行，中间的牲畜圈也是靠这两条道路与外界相连。这里的房屋都比较低矮，以致我经常没法站直。房屋的墙用小树枝编织而成，再抹上泥土，所有用牛粪抹平缝隙的工作都是妇女们用她们柔软的手完成的。屋顶很平坦，由黏土和沙子构成。只有很少的几间屋子有小窗户。屋顶上有烟窗口，和帐篷一样，这个出烟口也兼具窗户的功能，可以给屋内增加一点光亮，而且上面有专门挡雨的盖板，以防止漏雨……

在班佑人的冬屋地(海拔3540米)以东4000米的地方，有一处地势平坦的山口，我估计这里最多比冬屋地的海拔高80至100米，从这里不经意间向远处眺望，可以看到黑压压一片高大的云杉林。经过这个山口就是班佑镇，其是班佑部族中从事农耕的一部分人，班佑部族居住在距此15公里的一座山谷中。这一天傍晚，我们在打更沟草原过夜，在那里向东越过一处低矮的山鞍，人们可以看到一些冷杉树的树梢。经过此处就是阿西绒，他们是上阿西部族中从事农耕的一部分人。最近的几处房屋就在距热曲50里的地方。根据向导的说法，这个山谷延伸到阶州附近为止，也就是说属于长江水系。像朵里拉一样，在班佑地区也有相似的特征明显的谷底横阶，这些谷底横阶由青藏高原开始

向东边的深谷倾斜。边缘区河流在这里会侵蚀古老的岩屑和碎石，这些岩屑和碎石是在另一个时期、另一种气候条件下沉积留下来的。我们选择的夏尔巴商队的行进路线是自松潘厅开始，向西北偏北的方向行进。8月30日，当我看到热曲的河道也有这种拐弯的时候，我决定转而向西南行进。我们沿着热曲向下游行进，可以看到山丘变得平缓，开始沉降，变成了越来越宽且满是沼泽的砂质平原。所有的河道在这片平原上就像蛇一样来回摆动。在进行途中，我们看到从南面流过来的黑河(墨曲)蜿蜒流淌，比起热曲，水量更大，河道也更宽，热曲汇入了这条河中。

我们和沼泽之间的抗争情形每况愈下。绕路要经过一个大水洼，远远看不到路的尽头。我们只好放弃穿雨靴和裤子的想法，因为我们要开始水陆两栖的生活了。我们两次试图渡过墨曲，但都无功而返。河面有100米宽。刚离开岸进一步，河水已经能没过一个人了。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8月31日我只好决定再次转向西北行进。我们在这一天的早上碰到了牛群和牧民，穿过了众多的黑色帐篷之间的一条小道。比较庆幸的是我们没有引起太多人的注意。人们都在忙着搬家，正在做自己的事情。没有狗对我们吠叫，所有的家居用品摆得到处都是。我费了一番力气才搞清楚，我们到了嫩哇部族的营地。这座新的营帐组成的集镇正在建设中，每分每秒都有新的马群、驮着箱子和大包的牦牛以及一群群浑身湿漉漉的羊绕过最近的山，朝这里走来。

我们所选的道路刚好与这些搬家的牧民擦肩而过，他们大概有1500人。光脚的妇女和男人们蜷伏在没有马鞍的马上，用粗犷的声音不断地驱赶着牲畜前进。男人和女人身上包裹着一大件羊皮衣，他们在劳作的时候会吧羊皮衣提到腰间以便工作。两条配有珊瑚石、绿松石，用银子和贝壳纽扣缝制的宽

带子遮住了这些健硕的妇女赤裸的胸部，就像胸甲的搭扣带一样从肩膀向下，在身体正前方与一处较重的黄铜块处交汇。这块黄铜块固定在腰带上。两条同样的带子在妇女们身体的正后方以同样的方式分布，带子还与很多小辫子绑在一起。

在一处低矮的山坡后面，我们要走的路会穿过一片宽度达到4.5公里的沼泽，这片沼泽是从道路西侧广阔的墨曲沼泽衍生出来的。深不见底的水坑和漂浮着水生植物的区域构成了一道让人烦心的屏障。吠叫的狗会逃到小岛上，在寒风中瑟瑟发抖的羊会出于恐惧而逃到沙丘残余上。我们这队伍要从搬家队伍所造成的混乱中穿过，必须要走他们的“路”。牧民必须一直不停地搬家，这是一种十分糟糕的生活。牧民的迁徙生活是在权宜之计。沼泽的深度在0.6—0.7米。我们身上很快就没有一处干的地方了。牲畜多次陷入泥潭中挣扎不停。一头驮着一部分底层的牲畜很不幸地摔倒了，20份套在一起的曝光底片因此损坏。

我们发现沼泽海另一侧一处低矮的山丘有30多顶帐篷，应该是以前的营地。两个松潘的商人是我同伴的朋友，正在和首领大声争吵。他们想要携带贵重的茶叶穿过沼泽海，而领导希望他们停止这种冒险的货运行。我们在距离帐篷不远的地方停了下来，以便把我们的东西弄干。

9月1日，我们绕行走上了一条似乎永无止境的。这样，我们可以避开深不见底的沼泽，去往按直线距离来讲并不远的热务寺。寺庙的南边是冬屋地，那里是嫩哇牧民冬天的住所。这个部族的冬屋在夏天的时候看着并不像房屋。所有用于建造房顶和墙壁的木材都要在春天埋到土里，以防被外来者当成燃料烧掉。因为这里缺乏木材资源，这里用于建房的木材比较贵，要花3天时间从较远的地方运过来，此外，还有邻近的族群要在这里买木头。

热务寺的名气略逊于那些被认

为是圣地的寺庙，但因为其位于墨曲的渡口而变得重要起来。在距僧侣们所住的房屋不远处，停泊着一艘建造得很漂亮的渡船，是中国北方常见的样式，此外还有黄河上的船夫。9月2日，在把所有非必要的物件，所有的箱子都寄存存在一位僧侣家里之后，我们登上了渡船。在一位特别年迈，看起来像个木乃伊的嫩哇老者的引导下，总爷、一名漳腊的向导、巴尔甲和泽莫措和我一起向南行进。渡船牵引着我的马匹过河，所有的马匹都必须游过去。河水几乎停止了流动。到达对岸，我们迅速给马匹装上马鞍。没有费太多工夫，也没有绕路，在向导的带领下我们穿过了一片2000米宽的沼泽。我们向南径直穿过一座山丘，走了7000米。大黄是这里唯一比较高的植物，高达3米，正在开花。这四周大黄的根茎很少被挖出来，因为在没有阳光照射的情况下，把这些根茎弄干是很困难的。一些长着高草的沙丘紧靠着深不可测的沼泽。当卷着沙尘的旋风一次又一次在结冰的地面上吹过的时候，这些沙丘就是这个地区冬日气候的见证者。下午，老者带领我们穿过了色座河，一片有着3000米宽、特别长的沼泽海，这样的长度是我从来没有见到过的。如此大面积的沼泽海中，在芦苇、莎草和游动的水生植物之间是完全可以自由流动的水。气温是9.5℃，但是由于宽阔的水面接受了很强的日照，水温达到了14.5℃。听从向导的建议真是太好了，他让我们把所有重要的东西、仪器、打火机和和其他一些物件绑在裤子里面，然后把裤子缠在头上，这样一来，除了绑在头上的裤子之外，我们赤裸着，仿佛刚被上帝创造的人类。过河蹚水的时候我们要拉着马匹，而在水比较深的地方我们要拽着马匹的尾巴通过。晚料烧掉。因为我们被冻得牙齿打战，但还是很满意惬意嘎嘎的帐篷，我们就在帐篷附近睡的觉。在这里，这些黑色帐篷一般是12顶组成一个大圈，大量的羊和数量少一些的牦

牛组成的牲畜群都被赶到这个圈内过夜。夜间气温下降到3℃，向南继续走20多公里(直线测量)，我们在第二天早晨可以到达索格藏寺。咆哮的黄河就位于零散分布的寺院房屋的边上。

这是我们第一次遇到有阳光普照，让人舒爽的天气。早晨很长一段时间还有雾气笼罩在山丘之上。当我们转过最后一个拐角，那充满神秘感的河流就直接呈现在我们眼前。看到震撼人心的黄河全景，我无比兴奋和激动，以至于全身都颤抖了起来。为了亲眼看到这雄壮美丽的景象，我付出了太多的努力，我现在只想完全地享受这眼前的美景，让它和我融为一体。

白天强烈的日照之后，夜晚热量迅速散失，气温下降到零下0.5℃。因为我们没有帐篷，所以很早就开始煮茶，这能让我们暖和一些。在拂晓之前，和总爷之间永无止境的争论又开始了，他怒气冲冲地大喊：“你花了一整天的时间看黄河湾。现在，你必须赶紧前往洮州。”我高兴的是可以沿着黄河岸边向下游，在供托牛行进的大道上行走。马塘的商人们经常会选择这条路，由此把他们的茶叶运到玛哈嘎纳和巴纳。从索格藏寺到二道黄河需要3天时间，那里是玛曲(黄河)与所谓的黑河(墨曲)交汇的地方。据说交汇处墨曲的水量非常大，河面宽阔，以至于人们无法分辨哪条河是主流，哪条是支流。与此类似的还有索格藏寺附近的嘎曲汇入黄河处。从远处眺望，没办法轻易地分辨出哪条河是主流。只有嘎曲(藏语意为“摆渡的河水”)河名名副其实，河水是白色、透亮、清澈的，流动十分缓慢，而玛曲已经变得混浊，较快的流速让河里很多混浊物呈悬浮状，在交汇处的下游，水里放一个白色的圆盘，在水下15厘米的位置就看不清圆盘的模样了。

摘自《达菲尔在阿坝》杜轶伦译，红音、张文瑾校订。四川大学出版社2023年出版

# 天下成都

## Literature&Arts 锦水

### 08 成都日报

#### 锦观

2023年11月28日 星期二

### 地方

## 在海窝子探寻古蜀密码

□邱海文



海窝子古镇牌坊

根据任乃强先生的校注，古蜀国最早的先王是蚕丛、柏灌、鱼凫，三代而下是杜宇、鳖灵。上古时，西南的大部分民族是居住在青藏高原的古羌族支派。距今5000年左右，他们的一支向东南迁居进入岷江河谷茂县周边，依山势而居，垒石为穴，开始渔猎生活，并给野蚕抽丝。后人将这些人群称为蜀山氏。自黄帝、嫫祖为其子昌意娶于蜀山氏女子，所生后代就是古蜀王国的开山鼻祖——蚕丛。

古氏羌人一部分从岷江进入四川盆地躲避战乱。他们来到一处有河流经过的柏树林落脚。一些人发现林间有白鹤栖息，于是自称为“柏灌氏”，并推举带头青年为首领。公元前1063年，势力渐衰的柏灌氏部落被南边兴起的鱼凫氏部落兼并了。

到了春秋时期，王位从鱼凫家族传到了杜宇手中。因杜宇体恤百姓，教导老百姓种植庄稼，发展生产，被尊称为“望帝”。那時候蜀国经常闹水灾，为相的鳖灵受望帝委托，打通了巫山(金堂峡)，使水患得到治理。杜宇自愿把王位禅让给鳖灵，其被称为“丛帝”“开明帝”。杜宇死后化为杜鹃，春耕时节在树梢上日夜鸣叫，时刻提醒民众勿忘播种，直到嘴角渗出滴滴鲜血。

秦国商鞅变法日益强大，假托石牛粪金和绝色美女，诱使鳖灵的儿子孙五丁力士凿山开道，打通了梓潼、剑阁北上的险峻山路。公元前316年，秦伐蜀，蜀王败，为秦军所害。其傅相及太子退至逢乡(今彭州)，死于白鹿山(今白鹿镇)，古蜀国从此消亡。

秦以前，岷江上游与成都平原交通皆取道于湔水山谷，从海窝子下行一日可达绵水(绵远河)、雒(洛)水(石亭江)，上行二日过草创翻玉垒山(九顶山)可达绵虬(属茂县)。《华阳国志》中所言“湔山”，据称起于新兴镇的阳平山。湔水，今彭州海窝子河，从九顶山太子城峰发源，出关口注入沱江。湔水两侧，山爪相抱合，构成一山间盆地，曾溯成湖海，后穿洩成陆，故俗称“海窝子”。洩水之阙口，成短峡，左右岸相对望，谓之天彭之门，自阙下鸟瞰成都平原，有如鹰隼翔视，又称海窝子为“瞿上”。由此可知，杜宇后虽已都郫，犹不忘置上，盖原自瞿上来也。可以想象，旧时的海窝子是货物贸易、人来人往、热闹繁华之地。

从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到鳖灵决巫山以除水患，再到秦蜀守李冰在岷江出山口(都江堰)壅江作栅，又导洛通山(什邡草山)，洛水出瀑口。由此以后水去陆出，开耕造地，让江河水终为我所用，万亩良田得灌溉，农牧渔猎得到发展，使成都平原非涝即旱的蜀地，变成了“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李冰们造福一方黎民苍生，终后被历代世代纪念传颂，成为人们心目中的保护神，为其建庙封王，烧香祈福，虔诚祭拜。

李白曾在《蜀道难》一文中叹曰“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其实从《山海经》《水经注》《太平御览》《汉书》，以及扬雄的《蜀王本纪》等史料中，都对古蜀国迁徙发展的脉络进行了大致描述，只是还不够精准罢了。

20世纪90年代初，我曾与师专同学何强孤身前往，跟随当地采药人，从龙门山脉银厂沟附近登顶眺望太子城，奇峰倚天，云蒸霞蔚，高山杜鹃竞相怒放，饱览胜景，仿佛已至天庭。去年应彭州诗人舟歌相邀，赴小鱼洞参加清明诗会，在湔江河畔雷竹笋的拔节声中，感受古羌人祭祀盛典的演绎，让我记忆深刻。

站在海窝子放眼四望，狮子山峭壁生辉，雄伟壮丽，阳平观香火鼎盛，清幽幽静，楠竹林苍郁叠翠，笔直挺拔，止马坝芦苇摇曳，芬芳似海，山灵水秀，满目葱绿，处处是美景花香，令人心旷神怡，流连忘返，仿佛是崇山峻岭中豁然开朗的世外桃园。

我们姑且不论史学家们争论不休的鱼凫、杜宇建都在彭州、温江，还是郫县以及瞿上，或是在海窝子，还是三星堆的学术问题。但顽强勇敢的劳动人民在这片曾经荒烟蔓草之地，开疆拓土，繁衍生息，以勤劳的双手和聪明才智开启了秦岭、华山之南神秘的古蜀文明，在中华大地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和平·幸福 摄影 凌华莲

## 在成都的日与夜

□安宁

我来之时，白玉兰早已在成都街头热烈地开着了。新鲜的叶子，犹如一盏盏空灵的灯，将沿街的一点点亮。人家的屋顶上，耀眼的迎春花瀑布般倾泻而下，又在半空里带着惊讶，忽然间停驻。银杏树尚未发芽，空荡荡的枝头却早已有了抹绿意。山茶花在人家店铺的门口，安静吐露着芬芳，俯身去嗅，香气会让人一时间失了魂魄。沿护城河生长的菖蒲最是旺盛，遍地铺展着，又将剑戟一样的叶子，刺人半空。

空气清新，氧气被绿意一遍遍冲洗着，有些醉人。北方此刻还是荒凉开阔，成都却行人如织，慢慢热闹起来。但这种热闹，不是夏天挥汗如雨的稠密，是恰到好处的好处的暖和轻。走在路上的人们，都以闲庭散步的姿态踱着步。巷子里的小狗小猫，也摇摇晃晃地小跑着，带着孩子般的喜悦和顽皮。

一有阳光，人们便纷纷走出家门，喝茶或者去晒太阳。成都人对于阳光的热爱，北方人大概不能理解。但凡出一小太阳，大家就开心得好像中了百万彩票，呼朋引伴，赏花看水，好不热闹。成都似乎永远都是树木繁茂的样子，阳光洒落下来，每片叶子都闪闪发光，每个角落也瞬间明亮起来。在一片树丛中，我还看到几只小松鼠，衔着捡来的果实，欢快地在松树林里上下奔走，它们的毛发光亮簇新，犹如柔软的绸缎。行人纷纷驻足，带着笑，仰头注视着它们，好像这几只松鼠，是上天派到人间使者。

再走几步，又见一棵百年古树，被几株松柏团团围住，犹如母亲被孩子们亲密簇拥。阳光、雨露、风雪，这些自然中纯净的事物，也是人类终极的幸福追求。来路即去路，我们自天地中来，也必将归于天地万物，化为泥土，或者空气，浮游于茫茫宇宙。

七月时节，打伞在成都的雨中行走，竟有秋天的凉意，沁入肌肤。人家阳台上晾晒的衣服，也是潮湿的，似乎每一丝棉布里都蓄着水。花草被雨水打落在地，在昏黄的路灯下，发出一声声沉闷的钝响，好像大地发出的轻柔的叹息。

这夏日的清凉让人觉得奢侈，人走在雨里，忍不住把脚步放慢，有些怕踩疼了树叶和雨水。青苔不知何时爬满了年月长久的廊柱，于是满眼都是葱茏的绿意。马路上的喧哗，被重重的树木和雨声过滤后，听起来更远了一些。檐下的雨声反而清晰起来，一滴一滴，落进泥土里，又溅开来，濡湿了墙壁。

被雨水清洗过后的植物们，都长高了。银杏挂满了枝头，沉甸甸的，枝干斜斜地压下来，几乎贴着地面。知了隐匿在繁茂的枝叶里，永不厌倦地歌唱。雨停了，太阳很快覆盖了整个城市。打伞出门，听见阳光重重砸在上面，人的影子缩成小小的一团，在脚下沉默无声地快速向前。只有走到林荫小路上，人才会长舒口气，终于躲过了这一

场烈日的高温煎烤。但树丛里的蚊子，可不会放过人的光临，迫不及待地扑上去，于是大大小小的红包遍布腿上。人一边骂着，一边叹气，跺几下脚，就快速穿过草丛，重新回到暴雨一样冲泻而下的烈日中。

当夜色笼罩下来，人们才从空调房里出来，摇着蒲扇，站在大道上，在琐碎的人声里，等待着凉风，仿佛等待远方归来的恋人。可是风却始终没有来。只有空调，蜗牛一样挂在墙上，卖力地嗡嗡转着，驱赶着南方酷暑里，大地上蒸腾的热气，昼夜不停，无休无止。

在成都湿热的夏日夜晚，我关了房间的灯，坐在二十六层的飘窗上，俯视整个灯火通明的城市。四周一片寂静，仿佛有一条星光璀璨的河流，正缓缓穿越整个城市。草木繁茂，雨水丰沛，桂花树在湿润的夜晚向疯里长。每一个角落里都是生命，拥挤的生命，密密匝匝的生命，尖叫的生命。而我坐在高处，倾听着这一场人间的隐秘。

这是一轮贪恋人间烟火的月亮，所以它圣洁却又不失妩媚，娇羞却又不失野性。昆虫们匍匐在茂密的草丛里，它们想冲破黑黢黢的夜色，飞到月亮上去，它们想大声歌唱，就像举办一场声势浩大的大合唱。

千百万年以来，一切都在发生变化。植物消亡，动物灭绝，时代更迭……但月亮将这将清幽的光遍洒荒野、草原、城市、村庄和古

寺的月亮，这见证着人间悲欢、生命传奇的月亮，却始终一言不发。

### 四

秋高气爽，说的就是十月的成都。空气湿漉漉的，夹杂着甜蜜的花朵的芳香，脸上的毛孔好像饥渴的小鱼，被清凉的风一吹，全都欣欣然张开了嘴，咕咚咕咚汲取着甘露般的水汽。

沿街走上一圈，见许多店主都在门口支了一张方桌，边在秋风里吃着早餐，边享受着这让人神清气爽的好天气。店铺是否挣钱，似乎并不重要。午后，老板们大多慵懒地歪躺在竹椅上，漫不经心地看着来往的行人。马路上不用担心被汽车撞到。大街小巷，弯弯绕绕，曲曲折折，看似芜杂，却都在既定的轨道上运行。

早餐在住处附近的小巷子里，找到一家不起眼的小店，点了骨汤抄手和云南过桥米线，竟然好吃到让我立刻爱上了成都。小店质朴干净，正对巷子的走廊上，还放了三张小桌，我靠边坐了，边吃着对面顺丰快递店的两个小伙子忙碌。一群穿了粉色制服、大约在足疗店工作的年轻姑娘，吃完汤面，嘻嘻哈哈说笑着走出来。忽然间在这样烟火气的小店里碰到她们，有些惊奇，继而心里浮出一丝温柔，似乎是弄堂里每日出入的邻家女孩，素朴洁净，又喜欢热闹，追逐时尚，在二日三餐上，却始终保持着父辈的家常口味。

我听着她们的说笑声渐渐远了，才收回视线。瘦削的老板娘附送了一碗汤，还有一碟泡菜。我因了这一碟可口的泡菜，爱上秋风拂面的成都清晨。

饭后去春熙路走走，熙熙攘攘，到处是人。文殊坊则是清静